

金瓶梅
小
說

齐 映

齐相公映，应进士举。至省访消息，歇礼部南院，遇雨未食，傍徨不知所之。徐步墙下。有一老人，白衣策杖，二小奴从。揖齐公曰：“日已高，公应未餐。某居处不远，能暂往否？”映愧谢，相随至门外。老人曰：“某先去，留一奴引郎君。”跃上白驴如飞，齐公乃行至西市北，入一静坊新宅，门曲严洁。良久，老人复出，侍婢十余，皆有所执。至中堂坐，华洁侈盛。良久，因铺设于楼，酒馔丰异。逡巡，人报有送钱百千者。老人曰：“此是酒肆所入，某以丸药作一瓮酒。”及晚请去，老人曰：“郎君有奇表，要作宰相耶，白日上升耶？”齐公思之良久，云：“宰相。”老人笑曰：“明年必及第，此官一定，”赠帛数十疋，云：“慎不得言於人，有暇即一来。”齐公拜谢。自后数往，皆有恤贖。至春果及第。同年见其车服修整，乘醉诘之，不觉尽言。偕二十余人，期约俱诣就谒。老人闻之甚悔，至则以废疾托谢不见。各奉一缣，独召公入，责之曰：“尔何乃轻泄也？比者升仙之事亦得，今不果矣。”公哀谢负罪，出门去，旬日复来。宅已货讫，不知所诣。

魏 方 进 弟

唐御史大夫魏方进，有弟年十五余，不能言，涕沫满身。兄弟亲戚皆目为痴人，无为恤养者。唯一姊悯怜之，给与衣食，令仆者与洗沐，略无倦色。一旦於门外曝日搔痒，其邻里见朱衣使者，领数十骑至。问曰：“仙师何在？”遂走到，见搔痒者，鞠躬趋前，俯伏称谢。良久，忽高声叱曰：“来何迟，勾当事了未？”曰：“有次第。”又曰：“何不速了却，且去。”神彩洞彻，声韵

朗畅，都无痴疾之状。朱衣辈既去，依前涕下至口，搔痒不已，其夜遂卒。魏公等虽惊其事，而不异其人，遂随事瘞埋。唯姊悲恸有加，潜具葬礼。至小殓之日，乃以一黄绣披袄子，平日所惜者，密置棺中。后魏公从驾至马嵬，其姊亦随去。禁兵乱，诛杨国忠。魏公亲也，与其族悉预祸焉。时其姊偶出在店外，闻难走。遣其男女三人，皆五六岁。已分为俎醢矣，及明早军发，试往店内寻之。僵尸相接，东北稍深一床上，若有衣服。就视之，儿女三人，悉在其中。所覆乃是葬痴弟黄绣袄子也。悲感恸哭，母子相与入山，俱免於难。

杨越公弟

唐建中初，楚州司马杨集，自京之任，至华阴宿。夜有老人，戴大帽，到店，就炉向火。杨君见其耆耄，因与酒食，问姓氏。曰：“姓杨。”又诘其祖先，云：“越公最近。”杨公乃越侄孙，复重问。曰：“为君所迫，我乃尽言。我是越公季弟也。遭兄亡命，遂遇道真。”集闻姓氏，再拜复坐。曰：“吾亦知汝过此，故来相看。祖母与姑数人悉在，汝欲见否？吾先报去。”少顷复至，明旦，与杨君入山。约里余，有大涧，阔数丈。老父超然而越，回首谓杨君曰：“当止此，吾与汝唤阿婆去。逡巡间，老母及女与六七人，遶岩而至。杨君望拜，隔水与语，皆嗟叹，亦有泣者。良久曰：“且去，妨汝行役。”杨君再拜。回数步却望，犹有挥袖者。明日复来，深水高峰，并不见矣。

刘 晏

唐宰相刘晏，少好道术。精思不倦，而无所遇。常闻异人多在市肆间，以其喧杂，可混迹也。后游长安，遂至一药铺。偶

问，云：“常有三四老人，纱帽拄杖来取酒，饮讫即去。或兼觅药看，亦不多买，其亦非凡俗者。”刘公曰：“早晚当至？”曰：“明日合来。”刘公平旦往。少顷，果有道流三人到，引满饮酒，谈谑极欢，旁若无人。良久曰：“世间还有得似我辈否？”一人曰：“王十八。”遂去。自后每忆之，不可寻求。及作刺史，往南中，过衡山县。时春初，风景和暖，吃冷淘一盘，香菜茵陈之类，甚为芳洁。刘公异之，告邮史曰：“侧近莫有衣冠居否，此菜何所得？”答曰：“县有官园子王十八能种，所以馆中常有此蔬菜。”刘公忽惊记所遇道者之说。乃曰：“园近远，行去得否？”曰：“即馆后。”遂往，见王十八。衣犊鼻灌畦，状貌山野。望刘公趋拜战栗。渐与同坐，问其乡里家属，曰：“蓬飘不省，亦无亲族。”刘公异疑之，命坐，索酒与饮。固不肯，却归。晏乃诣县，自请同往南中。县令都不喻，当时发遣。王十八亦不甚拒，破衣草履，登舟而行。刘公渐与之熟，令妻子见，拜之，同坐茶饭。形容衣服，日益秽弊，家人并窃恶之。夫人曰：“岂兹有异，何为如此？”刘公不懈。去所诣数百里，患病，朝夕困极。舟船隘窄，不离刘公之所。左右掩鼻罢食，不胜其苦，刘公都无厌怠之色，但忧惨而已。劝就汤粥，数日遂斃。刘公嗟叹涕泣，送终之礼，无不精备，乃葬於路隅。后一年，官替归朝，至衡山县，令郊迎。既坐曰：“使君所将园子，去寻却回，乃应是不堪驱使。”刘公惊问何时归？曰：“后月余日即归。云：奉处分放回。”刘公大骇，当时步至园中。茅屋虽存，都无所睹。邻里人云：“王十八昨暮去矣。”怨恨加甚，向屋再拜，泣涕而返。审其到县之日，乃途中疾卒之辰也。遣人往发其墓，空存衣服而已。数月至京城，官居朝列。偶得重疾，将至属纆。家人妻子，围视号叫。俄闻叩门甚急，阖者走呼曰：“有人称王十

八，令报。”一家皆欢跃迎拜。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。疾已不知人久矣，乃尽令去障蔽等及汤药，自於腰间取一葫芦开之，泻出药三丸，如小豆大。用苇筒引水半瓯，灌而摇之。少顷腹中如雷鸣，逡巡开眼，蹶然而起，都不似先有疾状。夫人曰：“王十八在此。”晏乃涕泗交下，牵衣再拜，若不胜情。妻女及仆使并泣。王十八凄然曰：“奉酬旧情，故来相救。此药一丸，可延十岁，至期某却来自取。”啜茶一碗而去。刘公固请少淹留，不可。又欲与之金帛，复大笑。后刘公拜相，兼领盐铁，坐事贬忠州。三十年矣。一旦有疾，王十八复来曰：“要见相公。”刘公感叹颇极，延入阁中，又恳求。王十八曰：“所疾即愈，且还其药。”遂以盐一两，投水令饮。饮讫大吐，吐中有药三丸，颜色与三十年前服者无异。王十八索香汤洗之，刘公堂侄，侍疾在侧，遂攫其二丸吞之。王十八熟视笑曰：“汝有道气，我固知为汝掠也。”趋出而去，不复言别。刘公寻痊愈，数月有诏至，乃卒。

章 仇 兼 琼

章仇兼琼尚书镇西川，常令左右搜访道士。有一鬻酒者，酒胜其党，又不急於利，賒贷甚众。每有纱帽藜杖四人来饮酒，皆至数斗，积债十余石，即并还之。谈谐笑谑，酣畅而去。其话言爱说孙思邈。又云：“此小儿有何所会？”或报章仇公，乃遣亲吏候其半醉，前拜言曰：“尚书令传话，某苦心修学，知仙官在此，欲候起居，不知俯赐许否。”四人不顾，酣乐如旧。逡巡，问酒家曰：“适饮酒几斗？”曰：“一石。”皆拍掌笑：“太多。”言讫，不离席上，已不见矣。使者具报章仇公，公遂专令探伺。自后月余不至。一日又来，章仇公遂潜驾往诣，从者三四人。公

服至前，跃出载拜。公自称姓名，相顾徐起，唯柴炷四枚，在於坐前，不复见矣。时玄宗好道，章仇公遂奏其事。诏召孙公问之，公曰：“此太白酒星耳，仙格绝高，每游人间饮酒，处处皆至，尤乐蜀中。”自后更令寻访，绝无踪迹。

黄 尊 师

黄尊师居茅山，道术精妙。有贩薪者，於岩洞间得古书十数纸，自谓仙书，因诣黄君，恳请师事。黄君纳其书，不语，日遣斫柴五十束，稍迟并数不足，呵骂及捶击之，亦无怨色。一日，见两道士於山石上棋。看之不觉日暮，遂空返。黄生大怒骂叱，杖二十。问其故，乃具言之。曰：“深山无人，何处得有棋道士？果是谩语。”遂叩头曰：“实，明日便捉来。”及去，又见棋次。乃佯前看，因而擒捉。二道士并局，腾於室中上高树，唯得棋子数枚。道士笑谓曰：“传语仙师，从与受却法篆。”因以棋子归，悉言其事。黄公大笑，乃遣沐浴，尽传法篆。受讫辞去，不知其终。

裴 老

唐大历中，有王员外好道术。虽居朝列，布衣山客，日与周旋。一旦道侣数人在厅事，王君方甚谈谐拊掌，会除溷裴老，携秽具至王君给使。因闻诸客言，窃笑之。王君仆使皆怪。少顷，裴老受佣事毕。王君将登溷，遇於户内。整衣，似有所白。因问何事，渐前曰：“员外大好道。”王惊曰：“某实留心於此。”曰：“知员外酷好，然无所遇。适厅中两客，大是凡流，但涎员外希酒食耳。”王君竦异良久，其妻呼骂曰：“身为朝官，乃与此秽汉结交。”遣人逐之。王君曰：“天真道流，不择所处。”裴

老请去，王君恳邀从容，久方许诺。曰：“明日来得否？”曰：“不得。外后日来。”至期，王君洁净别室以候。妻呼曰：“安有与除厕人亲狎如此？”王君曰：“尚惧不肯顾我。”少顷至，布袍曳杖，颇有隐逸之风。王君坐语，茶酒更进。裴老清言间发，殊无荷秽之姿状。曰：“员外非真好道，乃是爱药耳。亦有少分。某既来，莫要炉火之验否？”王君叩头曰：“小生酷嗜，不敢便有祈请。”裴指铁盒可二斤余，曰：“员外剩取火至。”以盒分两片，置於其中，复以火覆之。须臾色赤。裴老於布袍角解一小囊，取药两丸，如麻粟，除少炭，撚散盒上，却堆火烧之。食顷，裴老曰：“成矣。”令王君仆使之壮者，以火筋持出，掷於地。逡巡，乃上上金盒矣，色如鸡冠。王君降价再拜，搥头陈谢。裴老曰：“此金一两，敌常者三两。然员外不用留，转将布施也。”别去，曰：“从此亦无复来矣。”王君拜乞曰：“末学俗士，愿沥丹恳，须至仙伯山居中，具起居礼。”裴老曰：“何用此。”乃约更三日，於兰陵坊西大菜园后相觅。王君亦复及期往，至则果见小门。扣之，黄头奴出问曰：“莫是王员外否？”遂将一胡床来，令於中门外坐。少顷引入，有小堂甚清净，裴老道服降阶。侍女童十人，皆有姿色。延上劳问，风仪质状，并与前时不同，若四十余人矣。茶酒果实甚珍异，屋室严洁，服用精华。至晚王君去，裴老送出门。旬日复来，其宅已为他人所赁，裴老不知所去也。

李 虞

信州李员外虞，尝与秀才杨稜游华山，穷搜岩谷。时李公未仕，及杨君俱有栖遁之志。每遇幽赏，即吟咏移时。俄至一小洞，巉高数尺。不三四步，甚高，路极平易。二人欲穷其迹。

约行四五里，拟回又不可，且相勉而进。更二三里，稍明，少顷至洞口。时已申酉之际。川岩草树，不似人间。亦有耕者，耕者睹二人，颇有惊异。曰：“郎君何得到此？”乃具言之。更二里余，有佛堂。数人方饮茶次，李公等因往求宿。内一人曰：“须报洞主。”逡巡见有紫衣，乘小马，从者四五，呵路而至，拜起甚雅。曰：“得到此何也？”一人备述曰：“此处偏陋，请至某居处。”遂同步而往。到一府署，多竹堂，屋坐甚洁。人吏数十。因自言曰：“某姓杜，名子华。逢乱避世，遇仙居。居此已数百年矣。”因止宿，饮饌皆甚精丰。内有驼羊，其状如牛。昼夜论语，因问朝廷之事。留连累日，各遗银器数事，遣使者导之而返。曰：“此可隐逸，颇能住否？”二子色难，子华笑，执手而别，且请无漏於人。后杨君复往寻其洞穴，不可见矣。杨君改名俭，官至御史，谪番禺而卒。李公终亦流荡。真仙灵境，非所实好，不可依名而往之也。后君子诫之哉。

贾 耽

唐相国贾耽，滑州节度使。常令造鹿皮衣一副，既成，选一趺捷官健，操书缄付之曰：“汝往某山中，但荆棘深处即行，觅张尊师送此书。任汝远近。”使者受命，挈粮而去，甚惶惑。入山约行百余里，荆棘深险，无不备历。至一峰，半腰中石壁耸拔。见二道流棋次，使者遂拜道流曰：“贾相公使来。”开书大笑，遂作报书一曰：“传语相公早归，何故如此贪着富贵？”使者赍书而返，贾公极喜，厚赏之，亦不知其故也。又尝令一健卒，入枯井中取文书。果得数轴，皆道书也，遂遣十余人写。才毕，有道士突入，呼贾公姓名叫骂曰：“争敢偷书？”贾公逊谢，道士曰：“复持去。”郑州仆射陂东有一浮图，乃遣使赍牒牒州，

於此浮图内取一白鸦。遂令掩之，果得，以笼送。亦不知何故。贾公谪仙，事甚众，此三篇尤明显者也。

瞿 道 士

黄尊师修道於茅山，法篆绝高，灵应非一。弟子瞿道士，年少，不甚精恳，屡为黄师所答。草堂东有一小洞，高八尺，荒蔓蒙蔽，似蛇虺所伏。一日瞿生又怠惰，为师所捶，逡巡避杖，遂入此洞。黄公惊异，遣去草搜索，一无所见。食顷方出，持一棋子。曰：“适观棋时，人留餐见遗，此秦人棋子也。”黄公方怪之，尚意其狐狸所魅，亦不甚信。茅山世传仙府，学道者数百千，皆宗黄公。悉以为德业阶品，寻合上升。每至良辰，无不瞻望云鹤。明年八月望夜，天气晴肃，月光如昼。中宵云雾大起，其云五色，集於窗牖间。仙乐满庭，复有步虚之声。弟子皆以为黄公上仙之朝至矣。遽备香火，黄公沐浴朝服，以候真侣。将晓，氛烟渐散，见瞿生乘五色云，自东方出在庭中。灵乐鸾鹤，弥漫空际，於云间再拜黄公曰：“尊师即当来，更务修造，亦不久矣。”复与诸徒诀别，乘风遂去，渐远不见。隐隐犹闻众乐之音。金陵父老，每传此事。

李 吉 甫

李太师吉甫，在淮南。州境广疫。李公不饮酒，不听乐。会有制使至，不得已而张筵，忧惨见色。宴合，谓诸客曰：“弊境疾厉，亡歿相踵。诸贤杰有何术可以见救？”下坐有一秀才起应曰：“某近离楚州，有王练师，自云从太白出来，济拔江淮疾病。休粮服气，神骨甚清，得力者已众。”李公大喜，延於上坐，复问之。便令作书，并手札，遣人马往迎。旬日至，馆於州宅，称

弟子以祈之。王生曰：“相公但令於市内多聚龟壳大瓠巨瓿，病者悉集，无虑不瘥。”李公遽遣备之，既得，王生往。令浓煎，重者恣饮之，轻者稍减。既汗皆愈。李公喜，既与之金帛，不受。不食，寡言，唯从事故山南节师相国王公起，王坐（按，疑为生字之误）见，必坐笑以语，若旧相识。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，问其所欲，一言便行。深夜从容曰：“判官有仙骨，学道必白日上升，如何？”王公无言，良久曰：“此是尘俗态萦缚耳。若住人世，官职无不得者。”王公请以兄事之，又曰：“本师为在白鹿，与判官亦当家，能与某同往一候谒否？”意复持疑，曰：“仙公何名？”曰：“师不敢言。”索笔书鹤字。王生从此不知所诣，王公果富贵。

白乐天

唐会昌元年，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。有商客遭风飘荡，不知所止。月余，至一大山。瑞云奇花，白鹤异树，尽非人间所睹。山侧有人迎问曰：“安得至此？”具言之。令维舟上岸，云：“须谒天师。”遂引至一处，若大寺观，通一道入。道士须眉悉白，侍卫数十，坐大殿上。与语曰：“汝中国人，兹地有缘方得一到，此蓬莱山也。既至，莫要看否？”遣左右引於宫内游观，玉台翠树，光彩夺目。院宇数十，皆有名号。至一院，扃锁甚严。因窥之，众花满庭，堂有衲褥，焚香阶下。客问之，答曰：“此是白乐天院，乐天在中国未来耳。”乃潜记之，遂别之归，旬日至越，具白廉使。李公尽录以报白公。先是，白公平生唯修上坐业，及览李公所报，乃自为诗二首，以记其事，及答李浙东。云：“近有人从海上回，海山深处见楼台，中有仙龛开一室，皆言此待乐天来。”又曰：“吾学空门不学仙，恐君此语是虚传。

海山不是吾归处，归即应归兜率天。”然白公脱屣烟埃，投弃轩冕，与夫昧昧者固不同也，安知非谪仙哉！

李 元

李元谏议，尝隐於嵩山茅舍。冬寒，当户炽火，有老人戴大帽子，直入炙脚。良久问李公曰：“颇能同去否，知君有志？”因自言某秦时阉人，避祸得道。乃去帽，须髯伟甚。曰：“此皆山中所长也。”李公思之良久，乃答曰：“家事未了，更数日得否？”老人揭然而起曰：“公意如此。”遂出门径去。李公牵衣愧谢，不可暂止。明日寻访，悉无其迹。

张 及 甫

唐元和中，青州属县，有张及甫、陈幼霞同居为学。一夜俱梦至一处，见道士数人，令及甫等书碑。题云：“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。”字作篆文，稍异於常。及甫等记得四句云云：“昔乘鱼车，今履瑞云。躡空仰途，绮错轮囷。”后题云：“五云书阁吏陈幼霞、张及甫。”至晓，二人共言，悉同。

郑 居 中

郑舍人居中，高雅之士，好道术。常遇张山人者，多同游处。人但呼为小张山人，亦不知其所能也。居襄汉间，除中书舍人，不就。开成二年春，往东洛嵩岳。携家僮三四人，与僧登历，无所不到。数月淹止，日晚至一处，林泉秀洁，爱甚忘返。会院僧不在，张烛蒸火将宿，遣仆者求之，兼取笔，似欲为诗者。操笔之次，灯灭火尽。一僮在侧，闻郑公仆地之声，喉中气粗，有光如鸡子，遶颈而出。遽吹薪照之，已不救矣。纸

上有四字云，香火愿毕。毕字仅不成。后居山者及猎人时见之，衣服如涉之状。当应是张生潜出言其终究之日，郑公舍家以避耳。若此岂非达命者欤？

太阴夫人

卢杞少时，穷居东都，於废宅内赁舍。邻有麻氏姬孤独，杞遇暴疾，卧月余，麻婆来作羹粥。疾愈后，晚从外归，见金鞍车子在麻婆门外。卢公惊异，窥之，见一女年十四五，真神人。明日潜访麻婆，麻婆曰：“莫要作婚姻否？试与商量。”杞曰：“某贫贱，焉敢辄有此意。”麻曰：“亦何妨。”既夜，麻婆曰：“事谐矣，请斋三日，会於城东废观。”既至，见古木荒草，久无人居。逡巡，雷电风雨暴起，化出楼台，金殿玉帐，景物华丽。有辘辘降空，即前时女子也。与杞相见曰：“某即天人，奉上帝命，遣人间自求匹偶耳。君有仙相，故遣麻婆传意。更七日，清斋，当再奉见。”女子呼麻婆，付两丸药，须臾雷电黑云，女子已不见，古木荒草如旧。麻婆与杞归，清斋七日，斫地种药。才种已蔓生。未顷刻，二葫芦生於蔓上，渐大如两斛瓮。麻婆以刀剖其中。麻婆与杞各处其一，仍令具油衣三领。风雷忽起，腾上碧宵，满耳只闻波涛之声。久之觉寒，令着油衫，如在冰雪中。复令着至三重，甚暖。麻婆曰：“去洛已八万里。”长久，葫芦止息。遂见宫阙楼台，皆以水晶为墙垣，被甲伏戈者数百人。麻婆引杞入见，紫殿从女百人。命杞坐，具酒馔。麻婆屏立於诸卫下。女子谓杞：“君合得三事，任取一事：常留此宫，寿与天毕。次为地仙，常居人间，时得至此。下为中国宰相。”杞曰：“在此处实为上愿。”女子喜曰：“此水晶宫也。某为太阴夫人，仙格已高。足下便是白日升天，然须定，不得改

移，以致相累也。”乃赍青纸为表，当庭拜奏，曰：“须启上帝。”少顷，闻东北间声云：“上帝使至。”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。俄有幢节香幡，引朱衣少年立阶下。朱衣宣帝命曰：“卢杞，得太阴夫人状云：‘欲住水晶宫’，如何？”杞无言。夫人但令疾应，又无言。夫人及左右大惧，驰入，取鲛绡五匹，以赂使者，欲其稽缓。食顷间又问：“卢杞，欲水晶宫住，作地仙，及人间宰相，此度须决。”杞大呼曰：“人间宰相。”朱衣趋去。太阴夫人失色曰：“此麻婆之过，速领回。”推入葫芦，又闻风水之声。却至故居，尘榻宛然，时已夜半。葫芦与麻婆，并不见矣。

虞 卿 女 子

唐贞元初，虞卿里人女，年十余岁，临井治鱼，鱼跳堕井，逐之，亦堕其内。有老父接抱，入旁空百十步，见堂宇，甚妍清明敞。老姥居中坐，左右极多，父曰：“汝可拜呼阿姑，”留连数日，珍食甘果，都不欲归。姥曰：“翁母意汝，不可留也。”老父捧至井上，赠金钱二枚。父母见，惊往接之，女乃瞑目拳手，疾呼索二盘，及至嫌腥，令以灰洗，乃泻钱各於一盘。遂复旧，自此不食，唯饮汤茶。数日，嫌居处臭秽，请就观中修行。岁余，有过客避暑於院门，因而熟寐。忽梦金甲朱戈者叱曰：“仙官在此，安敢冲突！”惊觉流汗而走，后不知所之。

萧 氏 乳 母

萧氏乳母，自言初生遭荒乱，父母度其必不全，遂将往南山，盛於被中，弃於石上，众迹罕及。俄有遇难者数人，见而怜之，相与将归土龕下，以泉水浸松叶点其口。数日，益康强，岁余能言，不复食余物，但食松柏耳。口鼻拂拂有毛出。至五

六岁，觉身轻腾空，可及丈余。有少异儿，或三或五，引与游戏，不知所从。肘腋间亦渐出绿毛，近尺余，身稍能飞。与异儿群游海上，至王母宫，听天乐，食灵果。然每月一到所养翁母家，或以名花杂药献之。后十年，贼平，本父母来山中，将求其余骨葬之。见其所养者，具言始末，涕泣。累夕伺之，期得一见。顷之遂至，坐檐上，不肯下。父望之悲泣，所养者谓曰：“此是汝真父母，何不一下来看也？”掉头不答，飞空而去。父母回及家，忆之不已，乃买果栗，揭粮复往，以俟其来。数日又至，遣所养姥招之，遂自空际而下。父母走前抱之，号泣良久，喻以归还。曰：“某在此甚乐，不愿归也。”父母以所持果饲之，逡巡，异儿等十数至，息於檐树。呼曰：“同游去，天官正作乐。”乃出，将奋身，复堕於地。诸儿齐声曰：“食俗物矣，苦哉。”遂散，父母挈之以归，嫁为人妻，生子二人。又属饥俭，乃为乳母。

吴 清 妻

唐元和十二年，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，妻杨氏，号监真。居天仙乡车谷村。因头疼，乃不食。自春及夏，每静坐入定，皆数日。村邻等就看，三度见，得药共二十一丸，以水下。玉液浆两碗，令煎茶饮。四月十五日夜，更焚香端坐，忽不见。十七日，县令自焚香祝请。其夜四更，牛驴惊。见墙上棘中衫子。逡巡，牛屋上见杨氏裸坐。衣服在前，肌肉极冷。扶至院，与村舍焚香声磬，至辰时方醒。称十四日午时，见仙鹤语云：“洗头。”十五日沐浴，五更，有女冠二人并鹤，驾五色云来，乃乘鹤去。到仙方台，见道士云：“华山有同行伴五人，煎茶汤相待。汴州姓吕，名德真。同州姓张，名仙真。益州姓马，名辨真。宋

州姓王，名信真。又到海东山头树木多处，及吐番界山上，五人皆相随。却至仙方台，见仙骨。有尊师云：“此杨家三代仙骨。”令礼拜，却请归。云：“有父在年老。”遂还。有一女冠乘鹤送来，云：“得受仙诗一首。”又诗四，并书于后云：“道启真心觉渐清，天教绝粒应精诚。云外仙歌笙管合，花间风引步虚声。”其二曰：“心清境静闻妙香，忆昔期君隐处当。一星莲花山头饭，黄精仙人掌上经。”其三曰：“飞鸟莫到人莫攀，一隐十年不下山。袖中短书谁为达？华山道士卖药还。”其四曰：“日落焚香坐醮坛，庭花露湿渐更阑。净水仙童调玉液，春霄羽客化金丹。”其五曰：“摄念精思引彩霞，焚香虚室对烟花。道合云霄游紫府，湛然真境瑞皇家”（可参看《续玄怪录·杨敬真》篇）。

马 士 良

唐元和初，万年县有马士良者，犯事。时进士王爽为京尹，执法严酷，欲杀之。士良乃亡命入南山，至炭谷湫岸，潜於大柳树下。才晓，见五色云下一仙女于水滨，有金槌玉板，连扣数下，青莲涌出。每蕊旋开，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，乃乘云去。士良见金槌玉板尚在，跃下扣之。少顷复出，士良尽食之十数枚。顿觉身轻，即能飞举。遂扞萝寻向者五色云所，俄见大殿崇宫，食莲女子与群仙处于中。睹之大惊，趋下，以其竹杖连击，坠於洪崖涧边。涧水清洁，因惫熟睡。及觉，见双鬟小女磨刀谓曰：“君盗灵药，奉命来取君命。”士良大惧，俯伏求救解之。答曰：“此应难免。唯有神液，可以救君。君当以我为妻。”遂去，逡巡持一小碧瓿，内有饭白色。士良尽食，复寝，须臾起，双鬟曰：“药已成矣。”以示之，七颗光莹，如空青色。士良喜叹，看其腹有似红线处，乃刀痕也。女以药摩之，随手不

见。戒曰：“但自修学，慎勿语人。悦漏洩，腹疮必裂。”遂同往於湫侧。又曰：“我谷神之女也，守护上仙灵药，故得救君耳。”至会昌初，往往人见。渔者於炭谷湫捕鱼不获，投一帖子，必随斤两数而得。

许 飞 琼

唐开成初，进士许灏，游河中，忽得大病，不知人事。亲友数人，环坐守之。至三日，蹶然而起。取笔大书於壁曰：“晓入瑶台露气清，坐中唯有许飞琼。尘心未尽俗缘在，十里山下空月明。”书毕复寐。及明日，又惊起：“取笔改其第二句曰：‘天风飞下步虚声。’书讫，兀然如醉，不复寐矣。良久渐言曰：‘昨梦到瑶台，有仙女三百余人，皆处大屋。内一人云是许飞琼，遣赋诗。及成，又令改曰：‘不欲世间人知有我。’既毕，甚被赏叹，令诸仙皆和。曰：‘君终至此，且归。’若有人导引者，遂得回耳。’”

骡 鞭 客

茅山黄尊师，法箬甚高。於茅山侧，修起天尊殿，讲说教化。日有数千人。时讲筵初合，忽有一人排闥叫呼，相貌粗黑，言辞鄙陋。腰插骡鞭，如随商客骡驮者。骂曰：“道士，汝正熟睡邪。聚众作何物？不向深山学修道，还敢谩语邪？”黄尊师不测，下讲筵逊词。众人悉惧，不敢抵牾。良久词色稍和，曰：“岂不是修一殿，却用几钱？”曰：“要五千贯。”曰：“尽搬破甑釜及杂铁来。”约八九百斤，掘地为炉，以火销之。探怀中取葫芦，泻出两丸药，以物搅之。少顷去火，已成上银。曰：“此合得万余贯，修观计用有余。讲则所获无多，但罢之。”黄生与徒

弟皆相谢。问其所欲，笑出门去，不知所之。后十余年，黄生奉诏赴京，忽於长街西，见插骡鞭者，肩一幞子，随骑驴老人行，全无茅山气色。黄生欲趋揖，乃摇手，指乘驴者，复连叩头。黄生但遥稽礼而已。老人发白如丝，颜若十四五女子也。

郑 君

唐贞元末，郑君知盐铁信州院。常有顽夫，不察所从来，每於人吏处恐胁茶酒。郑君擒至，笞脊。方庭炼矿次，计银数万两，杖讫曳去，色返扬扬。呼曰：“且看此物得成否？”果竟不变。郑君怒，枷送盐铁使江西李公。公即棒杀之。旬日又至，复於炉处言曰：“看更得成就否？”亦如前。郑公令捉倒，先折脚笞死，沃以豕血，埋狱中。明旦，摆拨复自门来至。使等惊异，皆迎接。曰：“我本与汝作戏，矿但重炼，无虑也。”乃去，郑君视於瘞所，悉已无矣。银并成就，从不复见矣。

陈 生

茅山陈生者，休粮服气。所居草堂数间，偶至延陵，到佣作坊，求人负担药物，却归山居。以价贱，多不肯。有一夫壮力，然神少，颇若痴者，疥疮满身。前拜曰：“去得。”遂令挈囊而从行。其直多少，亦不问也。既至，因愿留采薪，都不计其价。与陈生约，日五束。陈曰：“吾辟谷，无饭与餐。”答曰：“某是贫穷人，何处得食？但斲草根餐，亦可矣。”遂每日斫柴十束，五束留於房内自烧，五束供陈生。会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齿，诣陈生觅药。其家日求之。又令小婢送梨果饼子之类。陈生休粮，果食亦不食也。每至，则被佣者接而食之，仍笑谓曰：“明日更送来，我当有药。”如此者数四。一日，佣者并送柴十